

多年前,同事屈先生豢养一只八哥。屈先生生性古板,不喜侍奉,不擅应酬,却与此鸟有缘,心甘情愿为鸟服务。饲之嫩青菜、香蕉、苹果,时不时捉面包虫给它开荤。这鸟也为主人争气——“您好!欢迎!再见!”文明用语常挂嘴边。屈先生常骑摩托车上下班,鸟儿喜欢听主人发动车辆的声音,后来模仿摩托车启动打火的声音能乱真。“嘎——”是丈夫启动摩托,还是鸟儿学舌?女主人一时难以分辨。女主人端庄貌美,温柔贤惠,时为一单位的负责人,又是劳动模范,“社会人”常有加班或活动,不时晚归。女主人出门,屈先生免不了一番疼爱与叮咛:“早点家来哟!”后来,只要女主人跨出门槛,身后便传来殷切的鸟语:“早点家来哟!”一口扬州话,与屈先生如出一辙,令人啼笑皆非。

屈先生家的鸟越来越懂事,到屈先生家看鸟,成为一件赏心乐事。因为鸟,屈先生家里的陈酒摆不住了,殷勤的女主人还要陪着笑脸烧饭上菜。我也曾几番到他家看鸟饮酒。

屈先生本是地道的扬州人,有不寻常的身世,少时的坎坷锻造了他倔强孤傲而又重情重义的个性。屈先生长年战斗在交管工作第一线,干事认真、顶真,如啄木鸟,容不得虫儿。遇到单位上自己看不惯、想不通的事,常以扬州腔一言蔽之:“交通不通!”有时径直跑到局领导办公室,昂着头,直呼其名,“讨说法”,一点面子都不讲……其实,与普通人的相处,屈先生还是很给人面子的。

屈先生的妻子周女士,待人实诚,工作优异。屈先生深爱着妻子,妻子是他手心里捧着的最珍贵的小苹果。

30年前的一天,我去扬州财校探望情定终生的恋人。来到校园,恋人还在上课,我只好在教室外痴等。教室墙边蹲着一位抽烟的男子,见我走近,慢悠悠地站立起来,沉默地瞅着我良久,好似一只啄木鸟。他就是屈先生。我与屈先生本是两条平行线,却在追求爱情的途中相遇。原来,我们的恋人都是高邮老乡,在一个班读书,在一个宿舍住着!屈先生与我在她们的宿舍共进午餐,两张小方凳拼成的饭桌,摆满食堂打来的饭菜和外面买来的扬州老鹅。我与屈先生都很激动,爱情这杯酒,谁喝也得醉。我的恋人杨女士及时用搪瓷杯为我们泡了酽酽的浓茶,屈先生的恋人周女士用小刀将苹果皮一圈一圈地削下来,将苹果递给我。我清楚地记得,给我的苹果上有个割过的小坑。提及往事,我的妻子杨女士深情地告诉我:给你的那个苹果是最好的,可能是虫眼最少的。那时日子勤俭,周女士又顾家,有虫眼的苹果实惠呢。

人生何处不相逢,我与屈先生又有缘成为同事,因为有夫人这层关系,把酒言欢,自然亲近许多。因为那只苹果,每回酒酣言别时,屈先生没少握我的手。与屈先生握手,犹如喝一杯烈酒。他的手糙糙的,像一把老虎钳子,情到深处,我的手被他握得生疼……

最近一次见到屈先生,是在玉带河畔小桥边,他骨感的脸庞更显清癯。谈及他的鸟,他淡淡应答:“没了。”话别时,我明显感到屈先生握手已无从前之力。好久不与屈先生喝酒了,很怀念在他家快意恩仇的时光。那时喝完酒,屈先生总喜欢借酒生威,令周女士到巷子头的饺面店,叫上青椒肉丝盖浇面送到家里,一人一碗,不吃完不准走!醉意阑珊,我们跨出门槛,那鸟儿冷不丁地冒出一句扬州话:“一人一碗!”

现时,北门大街常见一位“油腻大叔”,身着唐装,一手握着泡着枸杞红枣西洋参的玻璃杯,一手捧着盆微型黄杨,一只金刚鹦鹉气宇轩昂地立于大叔肩上,大叔如得道之人逡巡于老街南北。这位大叔也是我

母亲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,生育我们七个儿女,度过了她平淡而多彩的人生。她一生劳作,用勤劳的双手编织着儿女们的未来,用自己的言谈举止向我们诠释天道酬勤的道理。

从我记事时起,母亲整日劳作、形容憔悴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我的面前。由于家里人口多,打的粮食又少,养家糊口成了母亲考虑的第一件事。为了接济生活,父母亲想方设法用“瓜菜代”充饥,尽量不让我们受饿。她虽讲不出高深的道理,却总用质朴的言行影响和感染我们。她把我们的姊妹七个拉

## 一副老花眼镜

□ 陈石奇

不知怎么了,一副老花眼镜  
时常走入我的梦中  
一副平常的老花眼镜  
在我的眼前成了一座雕塑

爷爷教了一辈子书,退休后  
还是戴上他那副老花眼镜

# 文 游 基



## 鸟儿问答

□ 陈祥

的同事——张先生。张先生将此鸟视为己出,起名为“张惯惯”,小名唤作“坏丫头”!“坏丫头”开口腔调都是张先生的语言风格,有时还“带哨子”,放出几句高邮人嘴边骂人的方言。

张先生是很有故事的人。1988年我刚调到交通局工作,便与部队转业回来的张先生、陆先生一起抽调到春节运输办公室,我很佩服张先生舌灿莲花的口才。张先生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,蹲过猫儿洞。转业回来,张先生、陆先生急于找对象,在高邮大街小巷穿梭寻觅,众里寻她千百度。张先生曾津津有味地讲过这段“猎艳”传奇,他说,那时高邮的大街小巷被他俩“就像用篦子篦过一样”。张先生谈恋爱谈得风生水起,其间有不少动人故事,最终选定了一位学霸才女作为终身伴侣。张先生眼光真准,张夫人不仅才情横溢,小鸟依人,还生了个百般玲珑的儿子。

起先,张先生仕途不得志。一次,有件事情令张先生很生气,他犟起来了:“我反正是办事员,难不成把我弄成副办事员?”全中国都没有副办事员,真让人奈何不得。张先生有飞扬的内心,有许多花花绿绿的想法,一旦给他土壤、给他阳光、给他雨露,他能草长莺飞、他能花枝乱颤、他能姹紫嫣红!有时野蛮生长的状态,又令人捏汗。不惑之年,他担任三小车辆管理办公室主任(简称“三小办”),表现出不凡的才干。其时,出于工作需要,我常坐三轮车了解“三小”从业人员的实际行动,有次随口问起:“张主任怎么样?”那位三轮车夫说:“张主任对我们好呢,人不丑!”其实,那时三小车辆现状已不能适应文明城市创建的需要,社会上颇有微词,对此,政府采取只减不增、逐步萎缩的政策。作为具体执行的管理者,张先生是矛盾的,出于对底层劳力者的同情,不忍直面社会发展的冲突,但必须执行政府的指令……时代列车呼啸而过,人生之中有许多抱负与算计被无情碾碎,任你把栏杆拍遍!我与张先生都已“二线”,只谈风月,不谈工作,当为佳境,但心存美好,朝花夕拾,更见鸟语花香。

胸有丘壑,总要在现实中弄出些道道来。张先生“二线”之后,沉醉于花鸟世界,他散淡而高古的秉性,在这里找到了释放的溪流,与树玩、与鸟玩,没有纷争。张先生玩什么都易成精,喜欢什么就住极处搞。玩盆景,做到极致,小小院落、屋顶平台收拾得井井有条,一盆盆珍品极品伺弄得很有精神、很有韵味,浓缩一片山林气象。张先生曾对我说:“玩盆景的最高境界,就是人与树之间无声胜有声的对话。”张先生养鸟,更是训练有素。拿起扫帚,鸟儿便叫道“扫地,扫地”;走进厨房,鸟儿便撒起利喙嘟囔着“烧饭,吃饭”。鸟儿已适应张先生各种生活状态。有次张先生打牌,我在一边看闲,鸟儿乖乖地蹲在他大腿上,一声不吭。我有意逗鸟儿玩,它不为所动,只是将脖子侧伸过来,歪着头,圆圆的小眼睛定定地凝视你良久,看得直让你怀疑——这还是鸟么?

前几年张先生看中了北门大街一座带院子的旧房子,翻建成古色古香的雅乐居所,命名为“后园”,往后余生,张先生的花鸟鱼虫、心底温柔都有了安放之处。张先生的儿子很有出息,研究生毕业后,在中科院工作,现又跳槽到一家外企,忙着捞取“第一桶金”。张夫人随儿到苏州带孙,张先生独守空巢。张先生并不寂寞,后园有许多花花草草要他伺弄,还有“张惯惯”——“坏丫头”绕膝嬉戏。“坏丫头”自带生物钟,每晚十点半在张先生肩头乱啄,然后呢喃声声:“睡觉,睡觉……”

扯大,还千方百计供我们上学。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,“我不识字,再苦也不能耽误孩子。”时常告诫我们要认真学习,多识字将来会有用。如今每当想起这些,我便真正体会到母亲的良苦用心。

我从上高中就住校多,很少在家,每次回来母亲都要做几个我喜欢的小菜;家里再难,也要省吃俭用把每个星期的伙食费凑齐给我,说是在外不能让人家瞧不起。那时还没恢复高考,我与大学失之交臂,后来通过自学,取得大学文凭,还考取了公务员,实现了母亲的愿望。

给村里的孩子  
带来了“日月水火”的牙牙学语  
带来了“窗前明月光”的吟唱  
带来了武松打虎、林冲上梁山的故事  
带来了岳飞精忠报国的敬仰  
带来了对孙中山、毛泽东的崇拜  
带来了爱祖国怀梦想  
那副老花眼镜呀,一直在看着  
乡间的鸟儿展翅蓝天

岁月流长,爷爷的那副老花眼镜  
如今又飞到了我的鼻梁上

冬春的晨曦里,我沿着河堤小跑,看到柳枝慢慢地由黑变黛,由黛转绿。柳叶芽儿,由针眼大、小米大到绿豆大……一点点鼓了起来,接着是柳絮嫩苞跟着钻了出来。后长的絮苞,很快超过了先冒的叶子,它急猴猴地膨胀着、张望着,大概要赶去满世界的飞逛和玩耍吧。尽管偶有暗霜、春雪,倒春寒还是拦不住春天从柳枝上系下来。

飞舞的柳枝,把我舞进了儿时果园柳树的影像里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果园河旁的大食堂东边,有一棵老柳树,树干比脚盆还粗,巨大的绿荫如一把巨伞,一半罩着食堂几间房屋,一半延展至河心。春夏秋季,人们常常在老柳树下用餐,国势园事、家长里短,成了树荫的点缀。斑斑驳驳的叶影落在碗里、盆里,人们含进嘴里吃到肚里。每个夏秋的夜晚,老柳树网住了无数麻雀,雀们在树上嬉戏打闹,热闹非凡。很奇怪的是,树上没有鸟窝,树下几乎没有雀粪。是鸟儿知道下面有食堂、餐桌?还是有其它什么感应?老柳树上的知了特别多,沿枝排列,密密麻麻,掷一个砖头能砸下几只。

夏季,我们常在果园河游泳,每天必操的项目,是在老柳树下抓鱼。老柳树的根须伸向河边的水里,那长长的、黑黑的须,软软的、凉凉的,像只筛子。筛子下藏着一些虎头鲨,我们叫它虎头呆子。我们悄悄游到树下,脚触到树须,就蹲下身子,水深时就扎猛子,顺着树须往岸边的主根捋去,捋到虎头鲨,它常常一动不动,好像以静制动似的。尽管它“呆”,我们还得小心,有时它也会机智地逃走,还会用腮两边的锐利硬刺,将我们的

癞奶奶住在庄西头,三间瓦房很不起眼。癞奶奶姓田,天生坏癖,从我记事时起,乡人都叫她癞奶奶。

癞奶奶丈夫很早得了肝病,不能干重活,家务、农活都由癞奶奶和三个儿子包干。癞奶奶还有个“副业”,隔三差五上城卖鸡蛋。癞奶奶看鸡,比看儿子仔细,栅栏里的鸡,一天数三遍,发现鸡丢了,立刻跑到门口,拍着大腿叫骂。她家鸡蛋很少下锅,聚满一篮便上城叫卖。天不亮启身,赤脚进城,饭前回村,运气好时,不但能混一顿饭,还能捎回一篮子半新半旧的衣裤。林师娘告诉大家,癞奶奶卖完鸡蛋,并不着急回家,坐在小区门口和城里人拉家常,从农村的离奇故事,说到自己的穷困潦倒,最后挤出几滴眼泪……城里人心软,见她破衣烂衫,有人送吃的,有人送衣服。那些衣裤,癞奶奶好丑不嫌,穿了扔,扔了换,总也穿不完。

癞奶奶“手长”,经常偷鸡摸狗。邻居家的鸡鸭鹅鸟跑到癞奶奶家前屋后,大都有来无回。金老太丢了一只芦花鸡,找遍东西南北,问遍左右四邻,都没结果,最后在癞奶奶家茅缸里发现一把鸡毛。癞奶奶死活不认,说金老太没用,看不住男人,也看不住鸡,金老太气得直跺脚。夜阑更深,虫蛙交响,金老太借着月光跑到癞奶奶家茅缸前,铁锹松土,拉活手桩。第二天大早,癞奶奶起身上茅房,手桩一松,连人带桩栽进了茅缸。癞奶奶再也不偷鸡了,一门心思看鸡、卖鸡蛋。

癞奶奶很倜,春秋两季都是裤管卷到

1978年秋,我工作调动到薛北中学,与房校长相识。

当时的薛北学校是中小学混在一起的,房校长既负责中学又负责小学的常务工作。他任教中学政治和小学思想品德。他的板书是众口称道的,一节课的主题、重点、难点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标注得一清二楚,学生听他的课十分感兴趣。

薛北学校由前后两幢教舍和东西两面围墙组合而成,有东、南、北三个大门,这三个门的打开和关闭,都是房校长。

房校长有写备忘录的习惯,口袋里总是不离两个64K的小本子,前一天将第二天该做的事写下,如当天学校工作安排、找老师或学生谈心等内容,次日一一对照,发现落下的,便在第二本上注下来。

## 果园的柳树

□ 淖柳

小手戳得鲜血淋漓。逮着即将其从树须里掏出。这时它会拼命挣扎,所有的挣扎已成徒劳。这种鱼不太长记性,今天抓了,漏网的明天还会躲进树须里。今天是怎样的密度,明天仍然是这个样子。再不会摸鱼的我们,每次也能逮到二三斤。我们把抓到的鱼归到一起,让小伙伴轮流带回家。活蹦乱跳的虎头鲨到家后,大的做汤,小的和咸菜煮,香气四溢。水边的老柳树活得青春勃发,滋润得遭到嫉妒。一次,响雷劈去东南向的大权枝,如同劈去一块山头,不规则的光秃秃的半截树干,不屈地直指蓝天。

我还记得,在靠南场的果树地里,有一百多的何家坟茔,坟茔上有三棵大柳树。平时,我们不大敢靠近这些大柳树,一是怕鬼,二是怕蛇。凭我的经验,果园的蟒蛇、菜花蛇、土谷蛇、眼镜蛇、火赤链等,主要集中在三处:果园河二大沟口坎上的榆树林里、西大圩和这三棵大柳树附近。白天,我们结伴去坟茔,总是如工兵进入雷阵,胆战心惊,小心翼翼。我们常常能从大柳树上捡起多条蛇蜕。我们拾起蛇蜕,先拿它擦擦脚心,然后卖到药店,换点纸笔钱。据说用蛇蜕擦脚心更会爬树,鬼、蛇也不能跟踪和靠身。这到底灵不灵,天晓得。果园的后生们,爬起树来反正比猴子还利索。

碧绿的柳枝又把我拉回到现实。朝霞、烟柳,暖风、春水,在春柳下跑步,真是畅意、舒心。

膝,赤脚大扒天,即便是冬天,也只是拖拉着一双布鞋,到处“充军”(走路)。二孙女出生那会,癞奶奶早出晚归,去乡卫生院照顾媳妇。一天晚上,癞奶奶抄小路回家,路过南河边坟地,嗖嗖晚风,树影拂动,她顿时紧张起来,攥紧手心,越走越快,脚下一绊,左膝压在半截药水瓶玻璃上,鲜血直流。林师娘见伤口深可见骨,劝她去乡卫生院缝几针。癞奶奶哪里肯上医院花钱,她翻出一根缝衣针,小撮棉花搓成球,蘸满白酒,龇牙咧嘴擦拭伤口,穿针引线,一针扎进皮肉……林师娘心惊肉跳,颤颤巍巍走到门口,长舒一口气,身后传来癞奶奶撕心裂肺的叫喊声。

有人说,癞奶奶身体硬朗,全靠赤脚走路,刺激脚底的穴位。癞奶奶嗓子尖、中气足,站着杠丧(吵架)个把时辰不用歇场子。赵家婆媳为了门口一小块菜地和癞奶奶杠上了,婆媳联手争执了半天,媳妇边骂边哭,赵老太气得翻出药水瓶要寻死,赵老头又急又恼,上前一脚将癞奶奶踹翻。癞奶奶打不还手、骂必还口,拍拍屁股上的尘土,吐沫横飞同赵老头理论。风声、机器声、嘶吼声,声声震耳,赵老头一阵耳鸣……癞奶奶杠丧厉害,也看人,再激烈再有理的场子,只要林师娘说句话,癞奶奶立刻默不作声,准叫自己孙子孙女在林校长的学校上学呢。

三个儿子南下打工,癞奶奶一家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。几年后,癞奶奶拆掉瓦房,盖起了两层小楼,成了庄上第一个砌楼房的人。

学校身后有一块劳动基地,平时他与老师学生一起耕地种东西,地面儿上的收入供师生改善伙食。一年秋天,收获芝麻,近20名教师人均一份

后,还剩下斤把,不好用秤接着再分。有人建议留给房校长,可他坚决不同意,从家里拿来酒杯子,像小孩办朵朵一样,将芝麻分完。

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,有一天我们中学部与另一所中学校际交流,食堂办了工作餐,桌上有两个空位,于是我们把房校长的爱人、在小学任教的高老师强行拉到餐桌上。房校长只一句“今天是中学活动”,硬是把高老师支开了。

我心中的好校长,退休没多久,就因病去世。闻此噩耗,我神伤多日。

## 房校长

□ 张仁敢